



10137

對
簾
卯
齋

光緒己卯冬

吳郡顏復初署

對策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認

嘉慶六年在京師過夏寓于橫街有以策問相質者
日課一篇答之行篋載書甚少又當恒雨無從閱市
借人不異場中對策也七月朔日記

第一

歲時

逸詩

氏族

拜禮

辟廱

策目

第二

公羊

穀梁

孝經

四書

孟子

第三

人下與中從策也少以機口請

爾雅

小學

石經

補籍

簡莊集卷

新軍刺蠶

春秋

第四

史例

史志

諸史

諸子

文選

第五

語詞

試策

科舉

職官

律令

第六

巡守

田獵

權量

農田

幣帛

策目

二



問人有恆言皆曰歲月日時願古今通用可攷而知也
歲陽歲名月名見爾雅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
有二歲見周禮注然則古之甲子專以紀日何時而
以紀歲紀月古又以歲星紀歲以事紀歲見於何編
俗謂望日月半謂日日日子於古有之當作何解古
所謂時春夏秋冬是也何時析爲時左傳杜注十有
二時而與今不同淮南子又分爲十五時北齊書有
丙時今西法有夜子時是皆何說夜何時分五更古
則以星以漏且何以五何以名更將旦何以有奇零
晝亦分五皆可指與日百刻時各八刻然則積爲九
十六矣其四安在古無建除助見何書古雨水不先
驚蟄清明不先穀雨何自改與若此者磨蠍可尋卷
蟬具識點筆及之亦古人著書名釋常譚意也

書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遂相沿竝言歲月日
時矣爾雅釋天有歲陽歲名月名疏甲至癸爲十日日
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者古人用
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
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周禮蒼蒺氏十日十
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鄭注日爲從甲至癸

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
若按甲子專以紀日自西漢以前未之或改如呂氏本
意云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服賦云單闕
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子舍之類是也歲
之傳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王莽始也莽下書言始建
國五年倉龍癸酉又言天鳳七年倉龍庚辰厥明年倉
龍辛巳自時厥後相率效尤韓敕後碑云青龍建酉華
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大抵積習生常非雅訓矣以歲星
紀歲者左傳云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艮訾之口
是也以事紀歲者左傳云會於沙隨之歲會卻成子於
承筐之歲鑄刑書之歲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是
也謂望日月半者土喪禮月半不殷奠祭義朔月月半
君巡牲此以日數而言也釋名弦月半之名也此以月
體而言也謂日日日子者日乃初一初二之類子乃甲
子乙丑之類周禮職內注云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古之言時者若堯典之四時左傳
之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杜注左傳十時則以爲十二
時雖不立十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卽今所謂子時也
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
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
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
於此淮南子又分爲晨明朏明朝明早食宴食禺中正

申小遷晡時大遷高春下春縣車黃昏定昏凡十五時
北齊書之丙時猶言丙夜今西法有夜子時乃分子之
半歸上日也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
乙至戌衛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
謂之五更漢書西域傳杜欽曰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
夜有五更分而持之至於刻漏之法說文漏以銅受水
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云凡軍事縣壺注漏箭晝
夜共百刻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堯
典疏引馬傳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
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
十刻又引鄭注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

策一

三

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
之漏與不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
最短按鄭注與馬傳有五刻之差而王肅難之月令疏
引蔡邕章句云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
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然古法今皆不用
當從易氏周禮說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與唐
會要所載晉天福中監奏漏刻合似爲平允建除之名
自斗而起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淮南天文訓云
寅爲建非爲除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蓋出於戰國時
之術自後言建除者紛紛矣左傳言少皞氏有分至啟
閉之官而夏小正月令周書時訓管子四時呂氏十二

紀俱言侯易通卦驗分五日一候隋志梁有月令七十二候一卷鄭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自淮南時則先雨水後驚蟄而四分術因之班志又先穀雨後清明今清明在穀雨後雨水則尚在驚蟄前也

問詩三百篇學者束髮受書諷誦伊始顧章句之外學在旁搜古人謂詩無刪而逸逸詩之辭見論語者二見孟子者一見左傳者九見禮記者五其有篇名而無辭者見左傳者三見周禮者九見儀禮者一見禮記者三此皆出於正經用覘記誦若夫擴而言之尚書大傳逸周書大戴禮家語國語戰國策諸籍管晏莊列荀墨尸呂諸子楚詞說苑新語列女傳史記漢書晉書周禮注易林春秋緯韓詩外傳文選注諸紀載其引詩遺篇佚句甚鏗其雜綴之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五篇鄭孔之徒以遷爲謬而歐陽修然之以爲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悉數以詩譜推之有夏十君取一篇者有夏二十君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按修說似矣然又謂非全篇刪去乃篇刪其文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則非也逸詩見論語者二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雩四句是也見孟子者一畜君何尤是也見左傳者九翹翹車乘四句雖有絲麻六句俟河之清四句我無所監四句周道挺挺

四句禮義不愆二句淑慎爾止二句我之懷矣二句何以恤我三句是也見禮記者五相彼盍旦二句昔我有先王八句曾孫侯氏八句泰山其頽乎三句貍首之班然二句是也其有篇名而無辭見左傳者三新宮河水茅鷗也見周禮者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疑卽九德之歌也見儀禮者一新宮也見禮記者三貍首采齊武夙夜也他如尚書大傳引大唐之歌四句又俊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倡四句八伯咸進和四句帝載歌十二句又引昭夏肆夏孝成舊陽南陽初慮朱干荅落歸來漫漫篇名逸周書引馬之剛矣六句明明崇禹生開篇名大戴禮引弓旣平張六句

又射夫命射九句又驪駒在門四句又魚在在藻二句及商齊篇名家語引皇皇上天四句國語引天之所支四句及鳩飛繁過渠篇名國策引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引大武遠宅不涉管子引鴻鵠鏘鏘晏子引樂兮君子直言是務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四句又引國有大命三句又引鳳墜秋五句又引墨以爲明二句又引長夜漫漫五句又引涓涓流水四句墨子引王道蕩蕩九句又引必擇所堪二句莊子引青青之麥四句列子引良弓之子四句尸子引南風之薰兮四句呂氏春秋引將欲毀之四句又引惟則定國又引無過亂門又引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二句又引載命元鳥六句又引

晨露篇名新語引有斧有柯說苑引絲絲之葛六句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六句史記引厥初生民溟修益成又引得人者興失人者奔又引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又引木實繁者披其枝四句又引服難以勇六句漢書引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又引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晉書引羽觴隨波楚詞引駕辨篇名周禮注引敝爾瞽五句易林引君子有酒四句春秋緯引月離于箕四句韓詩外傳引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又引目如擗杏齒如編貝文選注引萬人喁喁仰天太息集韻引佞人如蟬凡此見於各書而王應麟詩攷之或引或未引者也至於穆天子傳引黃竹等篇則誕漫不足信又如詩集傳

引韓詩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則出於後人之語又或字句偶異如說文所引犬夷咄矣之類又或三家不同如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注逸詩也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此是皆不當在逸詩之列也

問周制立學天子辟廡或取字義或象物形諸家之言指歸安在有武王之辟廡有文王之辟廡或爲宮或爲西雝何以稱焉清廟明堂大學辟廡殊事異名果一地與神道清靜祭於斯朝於斯射於斯饗於斯學於斯毋乃雜與四代之學方隅奚若壅水四周廣袤奚若水若爲旋橋若爲制三雍則異地矣若爲左右五經之所藏處豈無宮基論各不同究何所據至於

釋奠釋菜行於何時名於何別袞崇享祀之儀諡號
配食之制有班班可攷者試一一具言之

上古未有宮室其或祭祀飲射不過擇地之周水而中
燥者曰邕猶之爲壇埽地之謂封禪蔽剝前後之謂市
而已三代制度迭興王宮在城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又
有學宮等俱在城中而別建明堂辟廡於郊外以存古
制如祭天之壇冠冕之市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頌宮鄭注此小學大學
殷之制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疏此小學大學
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故知殷制也詩注云王廡之外圓如璧二注不同者

詩注解其形於此以義解之按說文邕四方有水曰邕
城沲者从川从邑讀若離廡天子饗飲辟廡从广離聲
蓋邕之初意不過以四方有水厥後增立宮室故有从
广之廡經典作辟離假借从省其作雍者離之破體也
鄭君先注禮卽以假字起意故曰明和及其箋詩仍从
本義以毛傳云辟廡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據以爲
說也夫殷大學在郊故文王之辟離在郊詩云振鷺于
飛于彼西離後漢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離文王
之宮也周大學在國故詩云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也又或謂宮者詩離離在宮鄭箋宮謂
辟離宮也然則周辟廡之有宮室可知矣通典引五經

通義云天子曰辟離謂以土外圓如璧離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白虎通義云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離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離之爲言壘也壘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離是固兼形與義而言也蓋辟離明堂大廟大學靈臺皆同一處大戴禮云明堂外水曰辟離又云大廟明堂之東序蔡邕月令論云清廟大廟明堂大學辟離異名而同事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離潁子容春秋釋例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離占雲物望氛氣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夫古人行禮多在廟中而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其地相同不必以神道清靜而謂祭於斯朝於斯射於斯饗於斯學於斯無乃太雜遂云大學非清廟成均非辟離也至若以辟離爲樂名古實無其地則更疏矣又攷辟離之制禮統云辟雍圓如璧壅以水內如覆外如偃蓋明堂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四周於外象四海也班固辟離詩云乃流辟離辟離湯湯聖王蒞止造舟爲梁蓋宮基在內爲方水形在外爲圓其水四周須造舟爲梁以度也水經注

云沈水又東逕長安縣東南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離處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色堂北三百步有靈臺元始四年立此明堂辟雍靈臺大略可觀矣漢書云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注辟雍明堂靈臺也按文選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言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賦又云乃營三宮薛注明堂辟雍靈臺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北爲瞽宗按詩正義引盧植禮注云大廟靈臺辟雍古皆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然則三宮之說不可爲典要疑後漢別立宮於水側應劭誤以說武帝時三雍宮也詩正義又引韓詩說辟雍者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尤可徵明堂辟雍之合爲一地矣古者有釋奠有釋菜釋奠之禮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師還釋奠二也四時四釋奠六也釋菜有三周官大胥春入學釋菜一也學記皮弁祭菜二也文王世子變器用幣釋菜三也蓋釋奠乃學宮之祭有樂釋菜乃見師之儀無樂也祀禮行於漢初釋奠行於唐初至宋而褒崇之禮至配享之儀詳至於諡號漢曰褒成宣尼公唐曰文宣王宋加諡至聖元又加諡大成焉自唐以前尊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開元中始定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自宋以前或以顏子配享或以孟子配食至南宋始定顏曾思孟爲四配焉

問別姓系氏人道之大也黃帝之子得姓凡幾高辛以
還其原奚若三代有姓有族有氏氏或以伯仲或以
王父字以官以舍地姓氏判矣何時始紊古所謂百
姓奚義男子著氏婦人著姓何與譜學先於何書唐
之志錄官爲誤集元和姓纂因革何如宰相世系體
例奚若或仿爲急就或綴以成文出於誰手著在何
時姓或二字改一或一字改二引唐杜爲一家以何
韓爲同姓竝田陳以爲宗合丁呂以立廟曷臚其故
人事析其原流使知族姓班位與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所以有氏者明功德也
禹貢云錫土姓鄭注謂胙之土賜之姓左傳隱公問族

策一

十

於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晉語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
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偃佶偃依是也鄭語
祝融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饒夷豢龍彭姓
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姁姓鄔郟路偃陽曹姓鄒莒
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芊姓乎又周語司商協名姓注
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周官司約治民之約注若懷宗
九姓在晉殷民六族在魯衛按三代之姓氏判然若此
略舉其例言之孟氏季氏孫氏皆姬姓陳氏田氏皆媯
姓高氏呂氏皆姜姓華氏向氏皆子姓屈氏景氏皆芊
姓氏或以伯仲若仲孫叔孫是也或以王父字若孔氏

張氏是也或以官若司馬司城是也或以倉地若韓趙魏是也自戰國後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遂亾史記并誤爲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帝則曰姓劉氏豈知劉趙皆氏而非姓乎古所謂百姓卽百官故堯典或與黎民對言或與四海對言非若今之以民爲百姓也男子著氏婦人偁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又於文女生爲姓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姁媯姑妘媯始姚姚媯說文皆以爲姓亦爲婦人之偁如伯姬仲姬叔姜季姜之類也姓氏之書自五帝德帝繫姓而外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隋志云劉向謨按司馬遷已采之隋志蓋誤

顏之推以爲左邱明所書乃出於帝王世紀亦未可信又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篇杜預世族譜摯虞族姓記賈弼王儉王僧儒百家譜賈希鏡姓氏要狀姓氏英賢譜徐勉百官譜惟何承天姓苑爲最著唐書高士廉傳太宗詔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攷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退新門進舊望左膏梁右寒賤爲九等號曰氏族志又會要載顯慶四年詔改爲姓氏錄按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爲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肅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偁今惟林寶元和姓纂尚存其例自皇族外以四聲類集每韻以大姓爲首鄭

樵本之作氏族略但以二十句成書容齋隨筆譏其誣妄蓋有由也新唐書作宰相世系表凡九十八族唐世以門族相高也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排纂成章注亦詳密今童蒙所誦百家姓據玉照新志云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如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陸游詩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邨書一字改二者溘于之爲于鐘離之爲鐘二字改一者范之爲張祿是也杜甫寄族弟唐十八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則唐杜爲兄弟矣韓昌黎送何孟堅序云何與韓同姓

爲近容齋三筆引唐韻言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因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也古者田陳同聲故爲同宗左傳中甸卽中乘也丁呂之合唐書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中宰相盧杞等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節是也

問拜以成禮節文有差古所謂坐皆今之跪故有跪席鄒席長跪長揖拜手稽首頓首稽顙爲用何居其儀奚若春官大祝九擗殊科司士司儀三揖各異益臚舊注爲攷其詳一拜再拜三拜四拜九頓首百拜或殺或餘何時何事若夫平衡下衡之判推手引手之分尚左尚右之異宜端揖聳揖之遞變朝官非朝官

之各殊數典綦繇動容必辨至如稽首荅拜拜不稽首君或稽首於其臣夫人或頓首於大夫大夫非其君有稽首家臣於其主無稽首事備讀經願言執禮說文解字曰捧首至地也重文拜揚雄說拜兩手下釋名曰拜於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按古人席地而坐以兩鄒著席若今之跪故有跪席有鄒席至漢猶然三國志注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鄒處皆穿是也引手而起則爲長跪國策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是也兩手著肩則爲長揖漢書酈食其傳長揖不拜是也首至手則爲拜手首至地則爲稽首書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孟子北面稽首趙注再拜叩頭是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后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首頓於手則爲頓首左傳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以首觸地則爲稽顙檀弓稽顙而不拜未爲後也故不成拜按古惟喪禮用稽顙其於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所謂凶拜而荀子大略篇言首至地曰稽顙似未必然也春官大祝辨九捧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捧六曰凶捧七曰奇捧八曰裒捧九曰肅捧鄭注稽首捧頭至地頓首捧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捧手也吉捧捧而后稽顙凶捧稽顙而后捧奇捧謂一捧裒

捧再捧是也肅捧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捧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芻三揖注持揖一一揖之旅眾也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秋官司儀掌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按揖者說文手著冑爲揖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近於大祝之肅捧左傳卻至曰兼蒙甲冑不敢拜命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要也揖亦謂之馱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賓馱介鄭注馱今文皆作揖是也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卽司士之言特揖旅揖也一拜見儀禮士相見禮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再拜見書康王之誥王再拜與三拜見左傳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又見國語椒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蓋亾人之禮也四拜見國策蘇秦過洛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蓋謝臯而加禮非拜之常也九頓首見左傳申包胥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此亾國之餘情迫而變其禮者也百拜見樂記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注百拜以喻多也按古禮如鞠躬揖讓亦可偁拜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行禮近百也荀子大略篇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楊注平衡謂罄折頭與要如衡

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按尚書大傳言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是卽平衡之象曲禮指執器故殊也鄭注鄉飲酒禮推手曰揖引手曰獻內則凡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左傳伯州犁上其手謂端揖也下其手謂聳揖也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去昧死曰稽首充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按今拜表皆云稽首頓首沿舊制也至於稽首荅拜見怒強鄰左傳哀十七年盟于蒙濟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又如拜不稽首詒譏誣上國語襄王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玉無民是也又君或稽首於其臣書言大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又夫人或頓首於大夫左傳言穆嬴抱太子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稽首聘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家臣於其主無稽首郊特牲言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也蓋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故郊特牲言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君子行禮於其所尊無所不用其極若夫匹敵者但偃頓首或偃再拜而已李陵荅蘇武書李陵頓首司馬遷報任安書謹再拜是也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人臣於君雖止再拜必加稽首

也凡此皆禮之節文李涪刊誤陳祥道禮書亦約言之
可參攷也

策

十六



四卷

此凡此皆禮之節文李涪刊誤陳祥道禮書亦約言之

問春秋公羊先盛漢興諸儒皆宗之江都相蔚爲大儒
平津侯驟致高位今惟何邵公注列於學官其自序
言之詳且迫矣首傳孔子二學見於何書傳經者高
母乃近讖傳者有異議怪論說者有背經失意戾傳
講師或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
家之所指據曷申言之其云古學何學長義何義二
邈何說胡母生何例傳多齊人語讀伐長短言有可
攷否疏首二十四問荅厥旨安歸傳中六十有餘條
所駁何事注經名學孰解其由入室操戈孰攻其短
於所欲達願聞其詳

漢武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大興漢書儒
林傳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宏
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仲舒四
傳至何林精研六經世儒無及作春秋公羊解詁其自
敘首引孝經鉤命訣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下云此二
學者聖人之極致又云傳春秋者非一疏引說題辭云
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敘又言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
論說者疑惑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非常異義者
卽莊四年齊侯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僖二年實與齊桓
專對是也其可怪之論卽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媵

而春秋善之是也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是也反傳違戾者如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按日食之道不過晦與朔二日卽宣十七年言食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序又言講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不顧理之是非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又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在賈逵之前二剏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剏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剏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剏至於胡母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語若登來樵之漈浣因諸于諸又若化若怒若瘠若僂若如若昉若累若憾若筓若踊若詐若黨若梏若脰若廢若墀若殆何注皆以爲

齊人語又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並齊人語也至疏首二十二問荅始論孔子早晚作春秋終論書有七缺大抵出於緯書如云得端門之命又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所言多不經後漢儒林傳云休又以春秋駁漢事六十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博物志云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荅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又鄭康成傳云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按此亦見拾遺記休之三書時謂三闕也

策二

三

問春秋三傳公羊早出左氏晚盛穀梁居其閒或謂善於經或謂清而婉或謂辭清義通或謂精淡遠大或謂所得爲多皆篤論與然又謂其失也短又謂其失之迂又謂其窘於日月論出何氏穀梁子之名相傳不一今入祀從何家與子夏之弟子能及秦孝公時與有偁爲古禮之存有偁爲過於公羊指其傳中何說與列於學官者惟范氏集解他皆佚矣而范序謂釋穀梁者十家何時何人序言三家之失本屬至公非杜預何休之可比解中凡有幾事可詳徵諸穀梁與公羊同師而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自魯人申公受穀梁於荀卿至漢孝宣時而其學大興後漢書

陳元傳无上疏云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按自古傳經由於好惡以爲善於經者鄭康成六藝論也以爲清而婉者范甯序也以爲詞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慮公之中知者楊士勛疏也以爲精淡遠大淡得子夏之傳者鼂說之也以爲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者鼂公武也然范甯序又謂其失也短崔伯實又謂其失之迂劉原父又謂其窘於日月知其所短而從其長斯爲善學矣至穀梁子之名漢書藝文志但云魯人顏師古曰名喜應劭風俗通義云名赤子夏弟子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楊士勛疏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其名凡四按釋詁俶始也淑俶通用俶字元始正合雅訓或又名赤亦與喜字形近又轉爲喜今入從祀作赤蓋據風俗通義也然應劭既云子夏弟子而經典釋文引糜信注乃云與秦孝公同時夫傳載尸子之語尸校爲商鞅之師鞅旣誅校逃於蜀故以穀梁爲秦孝公時人但上距子夏傳經之年甚遠不應預爲引據徐彥以爲傳其學者所作似爲得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又黃震日鈔云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似過於公羊二

說可爲平情之論矣後漢賈逵傳云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尹夏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見前書而范序謂釋穀梁者近十家疏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夏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故曰十家也按尹夏始字翁尹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唐固吳尚書僕射麋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孔衍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江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程闡未詳何人徐邈字仙民東莞姑蔑人驍騎將軍徐乾字文肸東莞人給事中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胡訥字世言新蔡人東晉尚書左民郎今惟范甯集解存他皆佚矣夫注書而知其失所以爲

功臣范序公言三家之失云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蔡仲廢君爲行權妾母偁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闖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凡此皆明言其失他如集解中糾正傳文尚多濳得鄭康成注禮及子夏傳往往駁正之意遠出於杜預之屈經以從傳何休之引緯以泊經者之上也

問孝經之文最簡顧其義有當辨者或以爲曾子門人

所記或以爲子思所作有顏芝之今文有劉向之今
文有孔壁之古文有劉炫之古文不特尚書聚訟矣
閨門一章何以定其真僞孔鄭二注究將安所折衷
劉知幾十二條之駁司馬貞竝行之議可析而斷與
石臺鐫後諸本俱廢然古文章句之異鄭注什一之
存於何攷見若高麗別序日本獻書皆可信否指解
何所專主刊誤何所取裁古今互用經傳畫分同他
籍者謂爲竄入引詩書者悉與從刪何邪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序疏引鉤
命訣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云春秋屬商孝經屬
參明是孔子之言曾子所記困學紀聞引晁氏云當是

曾子弟子所爲又引馮氏云當成於子思之手皆臆說
也秦焚書孝經爲河閒顏芝所藏漢興芝子貞出之是
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壁別有閨門一章
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相沿以爲孔安國作
傳然漢志但云孝經古孔氏一篇又云漢興長孫氏博
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
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故親生之翫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然
則竝不言孔安國作傳也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
馬融作傳而世不傳所行鄭注相承以爲康成見於范
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傳鄭氏解而不書其

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按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敘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與服虔遇見其說多與己同盡以所作與之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小同追錄成之范史蓋原其始而鄭志則要其終也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氏爲主而古文世旣不行隋開皇中王逸買得以示劉炫輒以所見刊改僞作閨門一章自是聚訟紛紛矣唐會要載開元七年敕令諸儒質定劉知幾勅議大要以令俗所行孝經題鄭氏注云卽康成魏晉無此說至晉永和十一年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譔集孝經始以鄭氏爲宗宋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鄭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魏齊則立學官然經非鄭注其驗十有二條宜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則云鄭注義旨敷暢將爲所得其古文二十二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說必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旣是章首不合言故非但經文不眞抑亦傳文淺僞議者欲取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今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乃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開元十年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做孔鄭舊義親注孝經八分書

之立於國學所謂石臺孝經也元行沖等作疏先是陸德明作經典釋文用鄭注十八章今鄭注雖亾然以釋文注疏及各書所引猶可得其什一後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進別敘孝經一卷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獻鄭注孝經今皆不傳至和元年司馬光上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詔送祕閣其書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不合者易而去之范祖禹復爲之說元祐中上之淳熙十三年朱子謨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共二百二十三字後有自記述胡侍郎汪端明語蓋不自居於改經故託之胡汪耳

策二

八

問學者日誦四子書固貴恪遵傳注亦宜博攷舊文論語宰予晝寢何時以晝爲晝曾點浴沂何人改浴作沿衣輕裘或者誤增輕字昇盪舟恐非陸地行舟泰伯之三讓鄭注之外何徵虞仲非仲雍史記之言何據大學篇次古本不同中庸問政他經互異文字之讀若何從鄭注之僅存安在孟子言排淮泗奚不合禹貢水道言頌爵祿受殊乎王制周官春秋無費而有惠公戰國無曹而有曹君之弟此皆講章之所不詳時文之所莫究學於古訓願共質諸

自朱子作論語孟子集注合大學中庸章句而四書之名以起自陳皓作禮記集說舍中庸大學不注而二篇

之策別行然舊注尙列學官可攷證也論語宰予晝寢
資暇集引鄭注寢臥息也又引梁武帝云晝當作晝字
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
圻按鄭說是也夫雞鳴問寢人子之常晝居於內問疾
而可故皇疏以爲當晝而寢不可復教於義爲允梁武
改晝作畫何其妄邪皇疏又引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
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詒朽糞之譏乎時
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幣迹以爲發起也則又
以宰我爲有心晝寢以待夫子誅責恐無此情理也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釋文浴音欲歸鄭本作饋饋酒
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鄭必從古者以浴沂是三已

祓除之禮事見韓詩周禮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
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引論語此文爲證皇疏云暮春
者旣暖故與諸朋友相隨往沂水而浴也自韓李筆解
始改浴爲沿殊不知澡身浴德儒行有之而浴風詠饋
正合玉藻進禱進羞工乃升歌之禮也願車馬衣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唐石經初刻作衣裘旁注輕字此
宋人妄加也皇疏車馬衣裘共乘服邢疏本之云願以
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疏本無輕字也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釋文
本無輕字也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
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

本無輕字也玉藻云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孟子云王子車馬衣服多與人同此不過易服作裘非如雍也篇與肥馬對言而作輕裘蓋涉彼誤此有由來也稟盪舟孔傳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而竹書紀年則云帝相二十七年堯伐斟鄩夫戰於澠覆其舟滅之竹書雖晚出不足信然楚辭天問云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是盪舟乃覆舟之謂非陸地行舟也泰伯三讓鄭注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皇疏引范甯曰有二釋一云大王薨而王季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三讓也

策二

十

又一云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不祭之以禮三讓也前說卽吳郡志所引江熙集解爲路史之所本後說則亦依鄭注獨怪何晏集解舍鄭而取王肅注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此其所蔽也逸民虞仲據史記世家云泰伯卒無子仲雍立是謂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太王之曾孫也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仲雍之侑吳仲可證古吳虞通用竊疑論語之虞仲及左

傳泰伯虞仲蒞當作吳仲矣大學自河間獻王得後劉
向別錄屬於通論三禮目錄禮記中第四十二無作者
姓名亦不分經傳漢注唐疏皆謹守遺經未敢移改至
宋二程始改其次序已各不同章句改又不同學者安
所從乎中庸據鄭氏目錄爲禮記中第三十二云子思
所作於別錄屬通論然在大學之前漢志中庸說二篇
隋志有宋戴仲若中庸傳二卷梁武帝講疏一卷則記
中已自單行袁公問政章及其成功一也下鄭本有子
曰二字別爲一章按家語亦載此章一也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承之也一節家語雖
王肅私定然有子曰二字可證至鄭注二篇多有讀若
某之說其辭爲章句所存者如大學自謙注謙讀爲慊
猷然猷讀爲壓恂慄恂字或爲峻命也命讀爲慢中庸
栽者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旣廩旣讀爲餼之類又如
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等語則終不能改惜乎格物之訓來物淇澳爲心廣體
胖之詩知本謂誠其意他技異端之技壹戎衣之衣讀
如殷壹用兵伐殷仁者人也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
意相存問之言祖述憲章謂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
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皆說經之精
者今則罕有肄及之矣孟子投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趙注未嘗致疑宋以後乃謂與禹貢不合按南條之水

皆先入江後入海淮爲江之下流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合也班固祿言天子一位君一位與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不同者王制所言據鄭注多以爲殷制孟子論周室班爵祿固自不與相符也費惠公趙注費邑之君按此非春秋成十三年傳殄滅我費滑及襄十八年楚侵費滑杜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縑氏縣之費蓋隱元年傳有費伯卽費冷父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此時滑國之費久已困學紀聞云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

魯季氏之僭是也曹交趙注爲曹君之弟御覽引曹交問曰上有曹文公弟四字不知何據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其已久矣疑小邾姓曹交是鄒君之弟故曰交得見於鄒君或要有封於曹者如薛與中山例也問孟子七篇史記以爲自作然諸君俱僞諡梁惠之元距魯平已遠見惠王已僞交何由記及平公以爲門人作則多記言而不記事孟子驟人本邾國然魯故有邾邑孟子魯公族且葬於魯矣孰爲定貫生卒年月亦有可稽距子思甚遠何云受業葬未釋服何以反齊齊伐燕在湣王時有移十年以符其事又有謂前後四章兩事然否三宿或晝或晝孟仲子爲弟爲

子告子高子益成括何以從祀監本趙注多不全其
篇章數數是否有所取義能徵引與

孟子之書史記列傳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書詩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謹按孟子授徒以來必
多所記載惟志在行道列聘諸邦未暇成書厥後門人
次第編述故於諸君俱備諡且記言而不記事與梁惠
王元年約紀孟子十六歲魯平公元年蓋七十歲相距
五十四年遊梁之時斷在晚年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
章之次非遊歷之次趙注梁惠章云安長老之侑也猶
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侑曰父又注齊宣章
云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

策二

三

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斯言可謂明
且核矣列傳以孟子爲鄒人趙氏題詞曰孟子鄒人鄒
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今鄒縣是也或曰孟
子魯公族後故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其所叙邑
里世系又詳且悉矣自春秋序釋文誤鄒爲聊而云孟
子鄒邑人不知說文鄒魯縣古邾國聊魯下邑孔子之
鄉形義判然可覆按也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
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卒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元張頴孟母墓碑
記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
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或疑定爲安之誤今以六國

表攷之魯穆公立於威烈王之十九年卒於安王之二十六年是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就舊譜壽八十四言之敘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矣與史記言受業孔子之門人亦合自漢藝文志云子思弟子趙氏亦云長師孔子之孫王劭因爲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荅之詞誤矣至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或謂未釋服何以反齊夫止嬴非卽至齊止猶處也處此以終喪也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之十年以屬宣王黃氏曰鈔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卽公孫丑篇所載然以戰國策攷之伐燕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孟子去齊宿於晝史記集解引劉熙注晝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水經淄水注晝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晝中也俗以晝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於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按二說相合是晝非晝也趙注孟子弟子十五人有高子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益成括吳萊孟子弟子攷序傳十九人本於趙氏然陸璣詩疏孟仲子魯人昔孔子刪詩子夏序之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

仲子則仲子固曾申再傳弟子爲弟爲子均非也趙注
自南北監本毛氏葛氏本皆不盡原文惟毛辰影宋鈔
本係單注前列篇敘章指庶存其舊日本山井鼎攷文
物觀補遺用古本足利本校對亦甚精也

卷二

五



歸藏補遺用古本足利本校對亦甚精也
本系單注前列篇敘章指庶存其舊日本山井鼎攷文
物觀補遺用古本足利本校對亦甚精也
自南北監本毛氏葛氏本皆不盡原文惟毛辰影宋鈔
本係單注前列篇敘章指庶存其舊日本山井鼎攷文
物觀補遺用古本足利本校對亦甚精也

問爾雅之名何所取義釋詁周公作其釋詩之文曷爲多在公後史佚以教子出於何書孔門之傳經見於何典所增所益所定所攷亦有證否究安歸與四時之祭與王制異九州上與禹貢異下與周禮異五嶽與羣書皆異何居郭注外有圖贊何以不附注後前乎郭氏後乎郭氏注者幾家仿其體者何書沿其名者誰氏可僕指與

爾雅一書博達精澆誠郭璞敘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張揖上袁所謂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其稱名也釋名云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張揖表言晉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按周公作諡法解其訓釋字義如勤勞也肇始也與爾雅同是其明證西京雜記云郭偉以爲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傳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作耳按雜記爲劉歆所著其傳家君乃劉向

之言實爲可據史佚教子以爾雅惟見於此所引記者
孔子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小辨篇云哀公曰寡人
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
矣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
基爲始何此當是釋春秋元年之義故見於緯書耳張
揖又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
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攷按孔子贊
周易如師眾也比輔也震動也遭遇也之類皆增修之
證子夏易傳如元始也芾小也及喪服傳親屬偁謂與
釋親同皆其所益之證至叔孫通梁文之言則爾雅間
有漢儒說如釋地八陵雁門是也釋獸鼯鼠秦人謂之
驢皆所補所攷之證然則爾雅究爲何人所作竊以漢
世大儒莫過於鄭康成其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門
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又鄭志荅張逸曰爾雅之文雜
非一家之著則孔子門人作亦非一人據此與揚雄說
合定爲游夏之徒作可也釋天與王制不同王制春曰
禘夏曰禘鄭注此蓋夏殷祭之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
曰禘以禘爲殷祭祭義注亦以爲周公所改也釋地九
州李巡以爲殷制詩疏爾雅九州之名禹貢有梁青無
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
同與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釋山五嶽釋周禮五嶽
之名也虞夏書言四嶽周禮有五嶽鄭注大司樂據爾

雅爲釋蓋自漢初傳爾雅者增蓋其文於釋山之末曰
嵩高爲中嶽故史記白虎通義風俗通義俱沿其說鄭
注大宗伯以爾雅前後異文互見於注未定之論也郭
敘云別爲音圖釋文序錄音一卷圖二卷今竝罕見釋
文間存其音各經疏采及音義然郭注句中有圖可得
其略也序傳注者十餘家今攷釋文有榘爲文學劉歆
李巡孫炎樊光凡五家餘未之詳梁有沈旋集注陳有
施乾謝嶠顧野王竝謬音令佚至仿其體者揚雄之方
言劉熙之釋名沿其名者孔鮒小爾雅今在孔叢子已
非漢志之舊張揖廣雅曹憲作音避煬帝諱偁爲博雅
明郎奎金改釋名作逸雅蓋以宋陸佃埤雅曰五雅謬
矣

問古者誨人必先小學書契以易結繩籀篇本由保氏
秦則有倉頡爰歷博學漢則有滂喜元尚凡將尉律
之所課何如訓纂之分章奚若凡茲斷簡殘文猶可
拾遺補蕪否黃門之急就尚有典型祭酒之說文不
朏俎豆試爲發其凡例庶可遡厥原流字林僅存其
榘槩玉篇亦遞爲增加讀若之例誰開反音起於何
代中間作者可得聞乎緡字母於華嚴定部分於廣
韻禮部所頒平水所并此其變革何所取裁至於釋
文字樣篆韻隸原之流功在兼通事宜竟委焉

小學本附羣經漢志爾雅入孝經十一家繼以小學十

家首列史籀十五篇云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按史籀大篆卽說文敘所謂與古文或同或異者凡云史篇作某及籀文某皆是或以尉律課學僮九千字以上卽史篇非也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用秦篆所謂小篆漢閭里書師合而一之爲倉頡篇後賈鮪作滄喜篇以續倉頡及揚雄訓纂用隸書寫之名曰三倉三倉之外有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班固太甲篇在晉篇今倉頡惟存鞞薨柯櫨二篇名見周禮注幼子承詔篇名見說文敘考妣延年句見爾雅注樊鄧酈句見水經注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黔韓覆叛討殘滅等句

見顏氏家訓餘則單文訓纂解詁見於各書凡將惟淮南宋蔡舞嘑論句見說文黃潤鮮美立制禪句見蜀都賦注鐘磬笙竽筑坎侯句見藝文類聚烏啄桔梗苳華款冬貝母木藁蓂芩艸芍藥桂漏蘆蜚廉藿菌茱訖白斂白芷菖蒲苾消莞椒茱萸等句見茶經餘竝闕如而急就以張芝鍾繇象索靖衛夫人王羲之書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拊顏師古王應麟注特存許慎受古學賈逵作說文解字援引經傳博采通人信而有證稽謬其說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誠古學之津梁後儒之圭臬也呂忱補說文遺漏爲字林仍用篆文張參五經文字敘云

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按說文祧作眇云祭也廣雅祧祭也知祧卽眇之別體說文暱日近也昵或从尼書典祀無豐于昵釋文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詩歆餞于禰釋文禰劉本作泥按泥卽昵之誤禰消搖說文自有正字竝非漏略字林妄加俗字非也其全書不傳今之攷逸尚存梗槩於說文外所增大抵俗字也顧野王移許書部次爲玉篇純用楷書今本乃蕭愷刪改孫彊增加陳彭年等新校已非野王之舊司馬允復易其部分爲類篇又其次矣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故音不可不辨開口閉口解於東郭長言短言

別於公羊漢人注經若鄭許高劉諸君皆有讀若之例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偁東州大儒始作字音顏氏家訓云孫叔然勗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魏李登謨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呂忱弟靜別仿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爲韻書之祖惜乎隋志僅存其目今就各書所引不過十得其一二而部分已不可見矣唐釋守溫謨字母圖一卷分爲三十六母自鄭樵沈括諸人疏於攷古惑於異端遂以反切字母之學歸於神珙且指爲北魏時人按玉篇卷末附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攷珙自序不

一語陟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附玉篇未非
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況珙敘并
及元和韻譜而移其人於北魏何哉徒因世俗言沈約
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乎約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
乎西域左證耳今韻之可攷者自隋陸法言切韻後遞
加更定唐孫緬所修曰唐韻宋陳彭年等所修曰廣韻
皆分二百六部厥後丁度等重修曰集韻復刪爲禮部
韻略毛晃父子重增曰增韻劉淵謨壬子新刊韻略卽
平水韻刪并爲一百七部而隋唐相傳之部分又紊矣
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采輯諸經音義文字異同攷據
精博至今說經家賴之張參謨五經文字取說文字林

石經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唐元度又謨九經字
樣以補五經文字之遺糾正俗體不爲無功南唐徐鉉
精於篆學旣謨說文解字繫傳爲世所稱復謨說文篆
韻譜以說文九千餘字分韻排纂然其書止取便檢閱
所謂聊存訓詁無惜其它也宋洪适有隸韻趙希弁家
僅藏七卷蓋未成之書婁機效之爲漢隸字原依韻分
二百六部漢碑隸體亦可見大凡矣

問傳經刻石所以同文立學觀摹咸資取正熹平之作
初自何人正始之書出於誰手一字三字奚以分五
經七經奚以判尺寸行列若何文字異同焉枉踵其
一事者誰代摹其文者幾家開成舊刻陝右今存名儒

曷爲不窺字體曷爲乖法篇第且有到置旁注未免贅疣其不同者益析言之蜀廣政所刻共有幾經條例奚若宋至和所鑄本作何體是否猶存南宋臨安炎堯御筆間有續書者爲誰不寫全經者何部皆治經者所當知有可攷者言其略

漢石經之立議自李巡而成於蔡邕後漢宦者傳云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地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蔡邕傳云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允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注引雒陽記云大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儒林傳注又引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此尺寸行列之可攷者魏石經泐於黃初而成於正始魏略云以邯鄲洹爲儒宗傳其敘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大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衛恆書執云魏初傳古文出於邯鄲洹恆祖敬侯寫洹尚書以

示洵而洵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洵法攷漢書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洵作曹娥碑其時洵已弱冠正始距元嘉且百年安得尚在且當時寫石經者尚有嵇康見晉書趙至傳則以爲洵書者非也石經漢立一字魏立三字泯然無疑後漢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蓋以三體對勘而定爲一體隋志以一字者列前三字者列後本不誤乃下文云魏正始又立一字者乃三字之誤耳熹平所立據靈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爲六經隋志又爲七經攷雜陽記所列周易尚書公羊禮記論語金石錄云所藏遺字又有儀禮然隋志有儀禮而無禮記古儀禮亦偁禮記以其中有禮有記而云然似當以六經爲是今殘字可攷者亦六經隋志又有春秋一卷蓋以公羊之經誤分爲二故云七經耳三字石經隋志尚書九卷春秋三卷集古錄云遺字八百廿九字隸續亦載殘字弟言左傳不及尚書今細按之實有尚書在內一字石經較今本異者甚多就書言之如人惟求舊器惟求舊作維救舊汝無侮老成人作女毋翁侮成人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作或迪自怨丕乃崇降弗祥作興降不永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作女罔台民勛建大命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作伊鴻水曰陳乃逸乃諺旣誕作乃勅乃憲旣延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作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

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作饗國百年自時厥後無其在祖
甲一節無皇曰作母兄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作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其終出於不祥
作道出不詳受此丕丕基作受茲不不其子旦已受人
之微言作以前人之微言以觀文王之耿光作鮮光之
類三字石經較今本異者亦就書言之如大寶龜作大
倬越茲蠹作粵茲載不敢替作不散曆之類凡此皆可
攷證古文也晉書裴頠傳云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後
魏書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
三字石經之殘缺今皆無存唐會要云太和七年救唐
元度覆定石經字體舊唐書文宗紀云宰臣判國子祭
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然則開成石經實朔
始於太和但唐書謂其字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
不窺之以爲蕪累今觀是刻如禮記則首月令雖曰功
令然經之篇第豈容到置其經文之謬如周禮女史八
人史作使豕盲視豕作施儀禮袒纁襦纁作薰之類甚
多亦有本不誤而爲後人旁注加改者又不可勝紀矣
後蜀石經乃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所刻張德釗等書
爲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
凡十經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宣和中
席升獻補刻孟子北宋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取易
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七十五卷楊南

仲等所書今開封府學存遺字三碑凡六牌各三十六
行南宋石經紹興中以御書小楷易書詩春秋左傳全
袁又章艸論語孟子悉送成均刻石詔知臨安府趙蟠
老建閣安奉名曰堯石經之閣四朝聞見錄云上親
御翰墨倦則命憲聖皇后續書至今莫辨尚有章艸節
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則蟠老所奏重
行摹刻者也

問經籍之有補也或因久遺其文或因未竟其業大航
頭之補舜典攷工記之補冬官其事其詞可詳舉否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公羊穀梁皆依經也而左氏作
傳何獨補之束皙之補笙詩白居易之補湯征果有

策三

十

當與褚少孫補史記班昭補漢書所補何篇曷臚厥
目後漢書無志何人以他書補入何爲有注語相參
若夫列代之史多有缺者宋書魏書補以誰氏之書
北齊後周綴以何人之筆此外有以注爲補誠未可
少與援據論斷用廣發揮

經籍之有補也僭也然或以其文久遺或以其業未竟
而自我補之則必明言其故不可與古人相參尚書舜
典本合堯典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
以王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
以續孔傳齊建武四年有姚方興於大航頭得本有曰
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

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炆伯遂列諸本第
爲害甚矣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
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攷工記補之然名仍
其舊制得其詳無害於經者也春秋公羊穀梁之經皆
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夏有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至孔
某卒杜注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
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疏引賈逵云此
下弟子所記則杜有所本而劉炆伯規之過矣詩小雅
南陔已下六篇毛詩序曰存其義而亡其辭本不必補
晉束皙作補亡詩其自序云皙與同業修鄉飲酒之禮
所詠之詩闕而不備於是補著其文然皙之所補仍承
序目且並不以之入經而辭旨淺切似不當與白居易
補湯征同日語矣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元
成閒會稽稽少孫補之張晏云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
書將相年表日者傳龜策傳傳斬傳三王世家皆少孫
所補然漢書藝文志不言有缺則當時已合爲一書矣
班固漢書百篇次序備見序錄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
書真本之說顯到篇目竄亂字句不可勝紀惟漢書內
本缺天文志八表其姝昭補之宋范蔚宗誤後漢書無
志晉司馬彪誤續漢書中有八志唐以前本各自爲書
宋乾興初始議以范書缺志取以補之又有劉昭注補
今攷列代之史皆有闕失而以他人之書補入者宋書

據沈約進表偁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則爲一百卷而無表且其中有闕卷補以南史自宋已然魏書陳振孫書錄傳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孝靜紀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以御覽引魏澹書校之疑亦取澹書北齊書列傳中無論贊者十九卷有論無贊者五卷有贊無論者一卷傳文多似以他史補綴也周書多取北史以補以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撥者何卷惟二十五六兩卷三十三四兩卷剽取北史痕迹顯然此外有以注爲補者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據博洽鄙道元注水經攷證確實劉孝標注世說指陳詳備後來胡三省注通鑑亦著明切當可補元書所未備皆有用之作也又如錢文子補漢兵志熊方補後漢書年表亦可爲兩漢書之功臣後有作者於經則有冬官補以補饗禮樂記補以及釋舟釋車釋圭釋繪釋骨釋人之類於史則補續漢書藝文志後漢書補袁補漢書辟舉志補三國畺域志藝文志補晉書地理志藝文志補宋金元藝文志自成一家之言不得爲之僭也

問春秋本史記之舊名爲聖人之特筆然則名仍其舊義安所歸前乎孔子名春秋者何書同乎孔子名春秋者何攷麟經旣作著錄益鯨以代系者若漢魏春秋之類以國系者若吳越春秋之類以人系者若晏

子春秋之類以地系者若九州春秋之類以時系者若魯後春秋之類著自何人見於何籍或不盡編年或並非紀事具有體例各爲論評若夫仍其名而變之者書法亦有可采異其名而擬之者僭經母乃非倫其所表見曷列於篇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然則古人著述多有春秋之名而無筆削之旨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曰爲夏殷春秋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周語注周春秋云云瑣語又有晉春秋紀獻公十七年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墨子又有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坊記又有魯春

策三

十三

秋記晉云云凡此皆在孔子之前或同孔子之時者也以代系者若孔衍漢春秋後漢春秋孔舒元漢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杜衍業晉春秋鮑衡卿宋春秋吳均齊春秋吳兢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王軫五朝春秋以國系者若趙長君吳越春秋李槃戰國春秋陸賈楚漢春秋員半千三國春秋崔良佐二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蕭芳等三十國春秋吳任臣十國春秋以人系者若晏嬰子春秋呂不韋呂氏春秋虞卿虞氏春秋漢志有李氏春秋杜崧任字春秋皇甫謐元晏春秋以地系者若司馬彪九州春秋王範交廣二州春秋以時系者若劉允濟魯後春秋姚士粦後梁春秋凡此見於列

問諸史之文間多互見記事之體亦有攸殊馬班異同論者各判史家體例究竟何從范書陳志兩著列傳者何篇南史北史剛潤列朝者安在狂新唐書興舊唐幾廢今則竝列何者爲優事增文簡果篤論與歐史簡略薛史稍詳今重爲編次自可竝行十國世家內亦見宋史紀載之例何分得失之故可攷焉

作史之道貴兼三長讀史之法亦有三善綜覽欲其博論斷欲其貫攷證欲其精博可能也貫爲難貫可能也精爲難遷書以五帝爲首固書以漢代爲始就本紀世

策四

家言之固推尊本朝則項羽自當降爲列傳既斷自漢則世家自可不立於是泰伯以下竝加刪削陳涉蕭曹之屬竝併列傳此班之異乎馬而得者也以表言之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表天下大執高祖功臣表以下以時爲主表一時得失將相名臣表以下以事爲主表君臣職分而固悉變其例古今人表位置未宜以志言之固改書爲志而夏河渠爲溝洫旣非漢制夏封禪曰郊祀又不載時事夏平準曰食貨又附會均輸之術此班之異乎馬而失者也以列傳言之固譏遷進奸雄崇執利而仍蹈其失居攝不編年紀之末孺子附載莽傳之中張湯出於酷吏元后曾以外戚此班之同乎

馬而失者也然而固之表備官制志討原流實可繼往
開來宋鄭樵譏其無學術過矣倪思作班馬異同不過
攷其字句校其舛譌究於體要何闕乎范書列傳見於
陳志者若臧洪孔融荀彧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
劉焉袁術呂布華佗等篇雖互有詳略可以竝觀然董
卓諸人俱非魏臣荀彧之卒在操未爲魏公之先操嘗
以子房比之安得列於魏志乎此則失於限斷蔚宗傳
於後漢是也李延壽承其父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
成大抵用宋齊梁陳四朝舊史稍加刪潤然九錫符命
告天之說沿襲虛言是斟酌未盡也循吏儒林既遞載
四朝人物而文學傳則因宋史不立此目遂始齊之邱

策四

二

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按遺補闕而蕭矯妻羊衛
敬瑜妻王先後互載男女無分何不別傳列女乎況北
史謂周無文苑傳遂取庾信王褒入之則宋謝靈運顏
延之等何不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
周竝無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
四人何不取補列女之闕乎延壽與修隋志又世居北
土故用力於北史尤濳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
藝術具見別裁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二史再見且
有兩岐殆顧此失彼乎劉昫等撰唐書長慶以前本紀
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以後紀多支蔓傳失空疏所
謂繇略不均也歐陽修撰新唐書止本紀表志其列傳

則宋祁所定大旨以事增文省求勝於舊而事采小說
文多澀體劉安世之言切中其病然唐代詔令駢體長
篇執難備載吳縝糾謬未免刻意掇擊實則各有所長
宜乎竝立耳五代史薛居正誤新五代史記歐陽修誤
自金泰和中修書立於學官而薛漸佚今從故典輯成
復列正史蓋歐史惟主褒貶而事迹始末不及薛之詳
備譬之三傳薛近左而歐近公穀亦不可偏廢也新史
十國世家內如南唐吳越孟蜀荆南兩劉漢亦見宋史
然不核事實脫漏孔多吳任臣十國春秋多所攻證如
田頴擒孫儒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南唐烈祖家
世則從歐史而不從江南野史皆確有所見它類是者
尙多足備參攷也

策四

三

問史之有志臚一代之典章備千秋之沿革秉筆家尤
難之志之名見於經夔乎古矣龍門實荆八書扶風
踵爲十志爾後二十一部孰有孰無上下千百餘年
所因所革篇目雖在體例須徵遷史闕書補以何籍
班書闕志足自何人有別補一篇者有本書無而取
他書之志者有累代無而見於一代之志者有全書
已佚而僅存一志者皆人謂晉書隋書二志最善然
於彼於此各有所偏符瑞釋老義旣無取藝文經籍
例有別開學於舊史盍言其志焉

史之有志尚矣見於經者周禮小史掌拜國之志外史

掌四方之志左傳晉狼躡曰周志有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子臧曰前志有之仲尼曰志有之又曰古也有志家語子夏反衛見讀史志金石錄晉大公碑曰大康二年得竹策書其周志云云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曰禮曰樂曰律曰曆曰天官曰封禪曰河渠曰平準班固漢書易爲十志合禮樂律曆爲二改天官曰天文改封禪曰郊祀改河渠曰溝洫改平準曰食貨益之以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司馬彪續漢書爲八志其律曆天文五行則仍班志以禮樂爲禮儀郊祀爲祭祀地理爲郡國異者百官也輿服也陳壽三國志名雖爲志其實無志房喬等修晉書爲十志其天文地理圖籍志乃李

第四

四

涑風于志寧等爲之也沈約宋書凡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曆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八志之中惟符瑞爲謬州郡於僞置朔立并省分析亦多疏略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眾器以存義訓體例尤善蕭子顯齊書十一志初江淹已作十志子顯別修而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其自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而喜馳騁更改破析尤多宐爲曾鞏所譏也魏收魏書先上紀傳復奏十志自天象地形至職官釋老後闕志二卷補以魏澹張太素所作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係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同

修而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則清風獨著是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以隋居末後人遂屬之隋書亦猶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也新唐書志題歐陽修名其律歷五行出於劉義姿攷晁公武讀書志云呂夏卿私譏兵志王得臣塵史云宋祁別譏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似不若舊唐書之有所本矣新修五代史記僅存司天職方二攷而諸志俱闕亦不及薛史之禮樂職官選舉刑法爲有裨文獻宋遼金元四史俱各有志互有短長惟藝文志不備元史天文志爲世所侮然志中旣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複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諸志多案牘之文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竝無鎔范也遷史闕禮樂歷書褚少孫補之固書天文志未竟妹昭成之范書十志未成令謝儼譔志亦不就後人取司馬彪續志足之所謂本書無而取他書也彪書今不傳惟存其志所謂全書無而僅存志也宋志隋志所謂累代無而見一志也有避志稱意者蔡邕傳云奏其所著十意上書言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是也有改志爲典者華嶠爲後漢書有十典十卷未成子暢續之是也善乎江淹之言曰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按班志及刑而不

及兵續志皆不及遂使南北軍志莫攷其詳此唐宋以下所必當增也

問正史之外有雜史通史霸史僞史諸類所以資洽聞參直筆也國語國策置之目錄何門苟悅袁閎較之班范孰勝謝承後漢書是否尚在崔鴻十六國無乃非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國史補五代有南唐書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宋有東都事略隆平集九朝編年備要三朝北盟會編誤自何人體列奚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諸王其所徵引故籍猶可掇拾成書與鄭略馬攷而外乙部祕典尚多讀未見書請問其目

漢藝文志無史名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厥後斷代爲史著作漸多阮孝緒有正史削錄隋書經籍志史部首列正史又有古史雜史霸史等目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列諸雜史義實未安自梁武著通史遂開通史一門陳振孫書錄又立僞史之目史學於是乎備矣漢志國語載於春秋後亦僞春秋外傳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戰國策與史記爲類則亦附於春秋隋志列諸雜史晁公武讀書志改入子部縱橫家通攷因之殊爲未允苟悅漢紀據本傳言獻帝以班書文辭難省令悅依左傳體爲之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傳其致有典要史通亦以謂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或病

其索然無意味未免抑揚過當袁彥伯後漢紀自序云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爲此紀其體例雖仿悅書而淺擇去取自出鑿裁史通以配蔚宗非益美也謝承後漢書百三十卷唐志有之宋志及通攷俱不著錄知已久亾或謂明永樂間揚州曾有刻本或以爲必不然今相傳江南藏書家尚有者恐是謝陞之季漢書耳崔鴻十六國春秋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今本乃明屠喬孫項琳之所僞作故無贊無序與魏書不合無表又與史通不合蓋摭拾諸書所引而成者也以下紀載就今通行者唐有唐鑑乃范祖禹與修通鑑分至唐史故上此書李肇國史補載開元長慶間雜事殆說部之善者也

策四

七

宋初誤錄南唐事凡六家其後誤南唐書者三家胡恢馬令陸游也恢書流傳甚少惟馬令與陸游書具在而游書尤簡核有法五國故事不知作者其書紀吳南唐蜀閩南漢諸國事也九國志路振誤謂吳唐二蜀東南二漢閩楚吳越也十國紀年劉恕誤十國者卽前九國之外益以荆南所謂北楚也東都事略王偁誤述北宋九朝之事可以攷正宋史之失隆平集舊題曾鞏誤晁公武疑爲依託攷鞏行狀神道碑無此著述則其依託無疑所記大祖至英宗五朝事實足備參攷九朝編年備要陳均誤用通鑑體記北宋九朝事迹亦甚簡明三朝北盟會編徐夢莘誤記宋金戰和之始未采集諸書

不加論斷亦無所去取蓋蒐錄以待攷證之本也史記注有裴駙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爲漢書注者最多今惟顏師古注獨存所引有服虔應邵晉灼孟康蕭該張揖郭璞伏儼劉德鄭氏李裴李奇鄧展文穎如淳蘇林張晏臣瓚等說後漢書有李賢注三國志有裴松之注世說有劉孝標注其所徵引猶可摭拾成書如兩漢書外尚有劉珍東觀漢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宋臨川王義慶華嶠鄭忱張瑩袁山松姚察之後漢書晉書之外尚有王隱臧榮緒沈約干寶鄧燦徐廣之晉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晉春秋虞預謝沈朱鳳謝靈運蕭子雲之晉書南北史之外尚有謝昺顧野王之梁

書魏澹張太素之魏書皆宜攷逸此外不可勝紀也

問諸子成書六籍別派但當判其醇駁不必訾其支離
穎上尊弟子之職夷維冠儒家者流尚矣鸞熊授文
苦縣傳喜南華大抵寓言禦寇亦名至德蘭陵說禮
樂之文墨氏推兼愛之意韓公子之辨百出內儲秦
丞相之書千金縣市至若商君慎申專主刑法公孫
尹鄧亦號名家淮南大傳之篇劉向揚雄所敘武學
四經之科後漢三賢之作未爲背道寧可厚非又如
亢倉無能於陵鬼谷受書畱關尹之籍傾蓋垂程子
之文志略後出眞僞莫分何以區班藝登荀簡焉
自六經以外皆諸子之言漢書藝文志道家筦子八十

六篇名夷吾今亡十篇其弟子職一篇漢志列於孝經類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則漢時固以弟子職爲經特表而出之也儒家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按漢志儒五十三家晏子居首其書爲劉向校定非僞書也甯熊爲周文王師則書成於商時爲諸子中最古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今傳十四篇卽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老子者姓李名耳劉向言其生於殷時在周爲柱下史觀周之衰乃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漢志亦列於道家者流也莊子名周宋人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晉崔謨向秀注內外二十七篇司馬彪注內外雜五十二篇與漢志合今所傳郭象注三

十三篇蓋已亡十九篇矣列子八篇名圜寇先莊子莊子傅之劉向校奏以爲鄭穆公時人荀卿名況趙人仕楚爲蘭陵令漢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按漢人不諱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子之爲龜子孟卯之爲苾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其學原出孔門崇尚禮樂在諸子中最爲近正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漢志謂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韓子五十五篇史記列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爲人口吃而善著書數以書見韓王不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則著書在末入秦前史記自敘又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乃史家之駁文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智略士作按事迹見本傳所謂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也漢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偁之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二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按淮南王安事迹具本傳今存二十一篇蓋內篇也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新敘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敘三十八篇大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至於孫武兵法曾爲闔閭所觀吳起著書嘗受曾子之學司馬法出自穰苴班固以其書入之禮類尉繚子生當六國劉向言其學本乎商君武學列爲四經兵家資爲總要固可佐師尙父六韜勝黃石公三略矣又如王符之潛夫論王充之論衡仲長統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賢之目他若亢倉子卽庚桑子無能子疑亾是公於陵詎出於陳仲鬼谷或託於蘇秦闢門令尹豈真老氏之徒傾蓋子華誰信孔子之友儒道法名兵農墨雜當區別乎九流劉

略班藝荀簿阮錄堪廣徵夫四部

問文選一書哀集美富分類詳明熟精選理之契不根
藝術之譏如軒孰得孰失瓜疇芋區體例奚若
提綱挈領部分凡幾管人謂彙集之博自楚迄梁顧
楚未可以該西河梁何以遺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
一宛雒爲東都之作江漢入河梁之篇曹魏九錫之
篇穆之追封之表揆之於理無乃未醇善注之成兩
世呂氏之輯五臣核厥短長詳其名姓因而廣續者
何人僅存目錄者誰氏唐宋元明各有沿襲班揚張
左孰可嗣音誰爲論評用廣聞見

原夫文選一書擷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書成錦

帶垂品第於湘東居號蕭齋播風流於江左文之時義
大矣選之名學宜哉是以選理熟精杜陵用之課子不
根藝術李相家無其書但宜細爲別白毋庸妄下雌黃
至於部次州居展書眉而可得發凡起例觀弁首已堪
尋都爲三十卷時閱一千年賦分甲卷乙卷詩題四言
五言舒布爲詩總成爲頌次則箴戒與論竝陳銘誄及
讚同列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類書誓符檄之
品弔祭悲哀之作荅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
引敘碑碣誌狀原流間出著作咸收姬公孔父之書豈
容翦截管孟老莊之作何論文宗至於槩見墳籍旁出
子史若斯之流亦所不取觀其別裁僞體寄興非私不

錄元亮之賦閒情或恐微瑕白璧未登羲之之敘修禊
疑因天朗氣清顧英髦咸資標準而淺夫妄肆譏評晁
公武讀書之志未免苛求陳仁子補遺一編尤多謬論
自敘言遠自周室何云以楚該西河敘又言迄於聖代
何必謂梁遺水部九歌選六九章選一聊存楚客幽懷
東都之作河梁之篇詎必刻舟求劍曹魏九錫之文奸
雄齒冷穆之追封之表義士寒心美刺竝陳熏藉自別
而仁子槩欲斥之空通人所不許矣蓋選學自成爲一
家文章未衰於八代江南進士問天雞是鳥是蟲宋代
文場疑黃鸞爲菊爲菜非所望於蕭傅廣平語本西征
小字命曰選哥子京手鈔三過文選爛秀才半炳焉漢

魏同風秀才變學究多陋矣熙豐以後若夫唐李善之
本於曹憲補於李邕原屬再世相承之緒呂延濟之與
劉良張詵呂向周翰遂爲五臣合注之編其詆李善之
短則曰陷於末學巋然舊文祇謂攬心胡爲析理其述
五臣之長則曰目無全文心無畱意作者爲志森然可
觀每爲推重五臣正自有心回護不知竊據善注固難
曲意彌縫西谿叢語摘其注揚雄解嘲之非野客叢書
駁其敘王暕世系之誤他如西都之龍興虎視東都之
乾竹坤珍觸處都乖指不勝屈豈若善注之實事求是
疏通證明掇四庫之精華供千秋之沾溉乎惜乎蕭該
許淹之音僅存目錄句圖詩評之作無關本書章句定

論越裁不出明人之積習纂注約注淪注祇供邗塾之
流傳又有明劉節之廣文選真偽溷淆湯紹祖之續文
選體裁踳駁反離騷反反離騷本爲多事廣文選廣廣
文選更覺不倫舉凡俗學之支離均屬選樓之下乘也

對策五

簡莊集卷

海寧陳鱣撰

問意匠司契詞條抽妍學徵其實文運乎虛之者矣而
焉哉乎也雖三尺之章皆可指焉而盡識而六經之
作不能離此以成文溯厥字原廣其音訓爾雅之閒
是其權輿說文爲詞乃其解詁爲是爲於爲往爲變
或連姓以著名或本父以屬子者這古俗之判已矣
離合之殊而之卽如讀經禦見哉之注始取義有由
焉也貫首尾而非音虛呼別形聲而同義至若之爲
芝艸而爲頰毛者爲小渚焉爲鳳鳥迨指事象形之
始在雨粟鬼哭之時又如者歸白部哉與才同謂焉

策五

是夷訓哉曰載皆許文孫反之先聲亦毛傳鄭箋之
古義夫釋詁一書初哉居首周郎千字乎也終篇會
意諧聲不外六書之旨課虛責有請道小學之章

粵自方策旣陳訓詁斯尚文章結構虛實相生實字其
形體而虛字其性情也是以語小則試白公于三歲盡
識之無語大則說堯典數萬言未明粵若遡文原於易
象大都也字收聲陳列國之風詩半屬兮等斷句蓋以
文代言取神必肖上抗下隊前輕後軒實事求是有所
憑依虛字稍乖不能條達矣爾雅孔魄哉延虛無之言
閒也廣雅曰吹惟飗每雖兮者其各而鳥豈也乎些只
詞也說文尔詞之必然也會詞之舒也余詞之舒也哉

言之閒也管語時不管也各異詞也只語已詞也皆俱
詞也者別事詞也疇詞也曰詞也留出氣詞也乃曳詞
之難也粵亟詞也寧願詞也兮語有所稽也乎語之餘
也于於也粵于也平語平舒也矣語已詞也吹詮詞也
凡最括也按說文所謂詞者方是虛字若爾雅廣雅所
釋則雜出假借矣夫之本訓出其本訓籛豈爲陳樂惟
爲凡思雖爲蟲名鳥焉爲鳥名然爲燒物而爲頰毛且
之爲薦與之爲黨是皆以實爲虛若夫余之爲我哉之
爲始留之爲笏寧之爲寧是又以虛爲實又若讀而爲
如又轉而爲柰以乃爲柰柰又轉而爲那變動不居難
以槩論舉其大略凡數十端曰發詞如夫蓋緊惟是也

策五

二

曰頓詞如也者矣乎是也曰疑詞如乎哉邪與是也曰
急詞如則卽是也曰緩詞如斯乃是也曰設詞如雖縱
假藉是也曰斷詞如信必也矣是也曰僅詞如稍可略
只是也曰幾詞如將殆儻或是也曰專詞如第惟獨特
是也曰別詞如其于若乃是也曰繼詞如爰乃于是是
也曰承詞如是故然則是也曰轉詞如然而抑又是也
曰單詞如唉咄然否是也曰總詞如都凡無慮是也曰
歎詞如嗚呼噫嘻是也曰餘詞如今只罷了是也曰極
詞如殊絕盡悉是也曰或詞如假令容有是也曰原詞
如向初前始是也曰複詞如其斯以爲是也曰信詞如
固然洵誠是也曰擬詞如譬彼猶若是也曰到詞如及

可數乎是也曰互詞如或之爲言是也曰省詞如不曰不顯是也曰增詞如焉耳乎哉是也曰進詞如况乃矧可是也曰竟詞如畢斯而已是也他如矣之爲已虐之爲呼歟之爲與尔之爲耳雖異形而同意又如適之爲這膺之爲庶祇之爲祗邪之爲耶皆流俗之剝文夫爾雅三篇以初哉首基爲始童蒙千字以焉哉乎也而終詩云子曰理本無窮者也之乎俗堪共諭子雲釋別國方言當不獨問以奇字相如著凡將小學或亦如賦託子虛行將作釋詞附諸雅訓茲蓋因對策發其大凡問舉士試策助自漢廷發策決科記於揚子皆對揚之實用而致治之大端也江都舉賢良文學對策凡三

策五

三

公孫嘗應詔大常擢爲第一東京以後李子堅之策災異周宣光之對災傷儻論鴻文具見本傳唐始以時務經史分條寢華靡矣然而司戶陳言登科顏汗三復其語千載可師沿而至宋蘇子瞻擬進士御試一道以及策略策別之作子由君術臣事民政諸篇悉關朝宁至計故曰蘇氏之文善于策畱心經世宜服膺也於所標舉益縱言之

釋名云策書教令于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按說文策訓馬箠古人借策爲冊故釋名以驅策言之夫平居憂天下之事對揚言當世之務策者士之拜獻先資也唐虞敷奏以言尚矣三代以來人之所以謀及乃心咨爾有

眾者惟設科之策耳揚子法言云將以發策洩科然策非所以求此名也問以時政之得失咨以生民之利害欲其有神國軼也目之以敢言俾之以極諫欲其無有隱情也士而無志于世則已苟有志焉正可陳要害之言發激昂之氣烏庸計較得失不敢盡言以虛當世望哉漢之對策始於鼂錯文帝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自後董仲舒公孫宏皆以策舉也漢武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而仲舒以賢良對策上善之元光五年復徵公孫宏至大常上策天子擢爲第一然論者求其有關天下之大計無愧切時之謙言則仲舒上策也方武帝

策五

四

卽位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今觀三篇之策勉強行道之論正心正民之言其有益於上也不少彼公孫則誣水旱以獻諛較之天心仁愛之意孰多乎哉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李固對策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詔書以周舉才學優渥特下策問舉對因召見此皆守正不阿清公亮直者也它如蔡茂之對策高等趙典之對策爲諸儒衷亦稱命世之才然攷漢時對策已有諍訟是非者後漢徐防傳防上疏曰伏見大學有策試輒興諍訟議論紛錯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按五十難卽後

世五策之所由起也晉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而御說對策爲天下第一後夏延羣士廷以問
之阮种策擢第一宋書文帝紀策試諸生凡五十九人
荅問多可采覽齊書謝超宗傳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
攷格五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
宗以爲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
對不盡問患以恆文弗奇梁書孔休原傳云州舉秀才
大尉徐孝嗣省其策漢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
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也南史袁憲傳云策試憲隨
問抗荅剖析如流北史杜銓傳云舉秀才試策高第時
海內惟一人又儒林傳云齊制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

策五

五

士助教通經者惟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
出身又溫子昇傳云熙平初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
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奉等二十四人爲高
第唐書選舉志云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按唐時以策
著者始於裴洎然終唐之時當推劉蕡第一蕡傳云大
和元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是時第策官見蕡對
嗟伏以爲過古量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被選者二
十三人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參軍李邵曰蕡逐我畱
吾顏其厚邪今觀蕡策力攻藩鎮之強痛斥闈寺之禍
勁氣直節凜凜逼人迥出牛僧儒元稹白居易之上夫
憲宗元和之際正強藩逆闈橫行時也僧儒之言法令

詔令與蕢之政藩臣爲何如積之論通經設科與蕢之排闥寺爲何如居易之條貞觀開元禮樂與蕢之譚謹始又何如烏呼舍腹心之疾而論皮膚之患君子謂之不知務而蕢策固下第試官嗟服同輩厚顏公道尚在人心也宋之試策有二曰制科曰進士蓋循唐制所謂策試特施之制科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之請所謂制科者已罷策試耳然名公碩望輩出兩科皆得其人尤以蘇氏軾轍弟兄爲最軾之御試制科策反復詳明議論切中時弊策異數言使人毛骨聳動又擬進士策一道凡數千言及策略策斷之作指陳時執愷切言之軾嘗言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以所作

策五

六

視之雖古人復生亦當折服也轍之君術臣事民政諸篇崇論閎議如臣事云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當時蓋目擊韓富數公之效不覺慨言之又云任將之道在擇之得其人而捐兵以與之是誠有宋之金鑑故曰蘇氏之文長于策也

問科舉沿革名實綦殊秀才舉人明經進士名於何坊寧與今同一門數秀才爲榮者何人鄉貢不第再舉者何制殿試始不黜者何代唐後四門之舉宋制三舍之等明立積分之法其例若何或一榜盡賜及第或通場不錄一人謄錄按檢之密分路取中之寬各占本經別攷回避事有由剗語不相沿至于宗室在

位辟舉何時漢之高才爲某唐之舉首爲誰若有宋
之世玉牒九棘賜及第者何人試經義者何取攷尋
其制曷臚以對

取士科目助于成周而盛于兩漢周禮天官小宰書其
能者與其良者以告於上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
方正茂才異等地官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
而興賢者能者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
者謂若今舉茂才至進士之名見於禮記王制而秀才
之目改於光武中興漢書元封五年詔曰其令州郡察
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偁茂才
是也大唐新語云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唐制有六

第五

七

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當時以詩賦取者謂
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至秀才甚難得唐書職
官志云秀才有唐以來無其人又杜正倫傳云一家三
秀才甚爲當時偁美又張昌齡傳云本州欲以秀才舉
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
秀才之目舉進士者所不敢居非若以生員爲秀才也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云與袁修在尚
書簡試舉人非若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孝廉者辟舉
之目非若以舉人爲孝廉也明經一科唐時與進士並
取宋初罷而始復非若以貢生爲明經也進士乃諸科
之一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非必已

登科爲進士也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唐志取士之科有俊士開元七年敕通一經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宋史元豐二年詔定大學條制爲大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置外舍生內舍生上舍生至明又立積分之法詒謀錄云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于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皆不黜落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上試懷才抱器舉人敕曰闕於聚學莫可登科竝放夏習學是通場皆下第也玉海云宋涪化崇政殿試又爲糊名之制景德四年陳彭年詳定程式又建糊名法

祥符四年始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卷付吏錄本命京官校對是時晁迥等詳定禮部貢院條制試日禁張燭預納書明史洪熙元年禮部奏定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一卷爲中卷石林燕語云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慶厯以來有官人仍別立額于是進取者始自如矣漢書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枉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玉海漢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高材進對唐宗正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唐中宗詔宗室業成堪貢者宗正專試送監舉如常法又李

麟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宋皇祐元年叔韶進所
爲文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仁宗曰前此未有五年詔
宗室通一經者試之元豐二年詔以經義論試宗室叔
益賜出身四年汎之等祕閣試文論六年令繇等祕書
省試經義舊解省皆七人取一涓熙中詔省試十人取
一宣和六年宗室始十入五等此宗室科名大凡也

問分職授政理世所資遂古以來各紀其瑞雲龍水火
之官服虔詳攷名職五雉九扈之屬賈逵統舉攸司
上世官名猶有表見大昊九庖軒轅四史大醫以主
方藥四監以合秩芻堯有田師木工射官弓正謁者
大理大尉封人掌廩宗官非出正經或出後世舜典

既命百官書傳別指八伯何與夏之車正道人水官
農率商之司直牧守御門守藏皆有職司何所攷證
周六官以降唐六典以前百官五曹之類品令要錄
等編具有成書試詳目錄

上古之世艸昧初開設官無幾命名從質左傳郊子對
問官正義引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
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緡雲氏秋官爲
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
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
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
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

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傳又云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正義引賈逵云西方爲鷓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鷓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鷓雉攻皮之工也伊雉而南曰翟雉設五色之工也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啗啗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鷄鷄驅民收麥令不晏起者也按服說與應劭注漢書同賈說與樊光注爾雅同要皆有所本正義以爲不經過矣至上世官名崔寔政論云大昊之世設九庖之官拾遺記云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張揖漢書注云岐伯者黃帝大醫屬使主方藥通典云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淮南子云堯命稷爲大田師列仙傳云赤松子堯時爲木工月令正義云羿爲堯時射官唐書宰相袁云青陽氏弟五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後漢志注引荀綽百官表云謁者乃堯之尊官管子云皋陶爲李說苑云皋陶爲大理月令正義引申侯云舜爲大尉通志云庾氏堯時掌庖大夫鄭注周禮云宗伯堯典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書大傳云自羲和後分置八伯左傳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注行人之官國語云冥勤其

官而水次注冥爲夏水官夏小正云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田畷也淮南子云成湯有司直之官後漢書云李膺克無余之戎大丁命爲牧司莊子云湯得其司御門尹史記云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自周以降漢書敘傳云漢有百官簿又藝文志云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隋志云漢官解詁三篇王隆誤胡廣注漢官儀十卷應劭誤漢官典職儀式二卷蔡質誤又百官表注引漢官名秩簿後漢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名秩又引晉公卿禮秩中興書目云東漢百官表一卷不知作者隋志云百官表注十六卷晉荀綽注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徐宣瑜晉官品一卷晉百官儀服錄五卷大興

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凡又云齊職儀五十卷王珪之誤宋職官記九卷職官要錄三十卷梁陶彥藻誤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五卷又三十卷晉志引魏品令後魏禮志引晉官品令後魏書又云大和十五年定官品作職員令二十一卷行之唐志又有魏官品令一卷凡此皆在唐六典以前也

問律累也令領也制字之始微義可思後有作者網加密矣畫衣異服之示畫地刻木之風庶求之三代以上乎舜典明刑皋陶造律其遺文猶有所存否夏有正刑商有獻令左氏所謂禹刑湯刑古人以爲孰得孰失周官有三刺三宥三赦五禁六約八議八成

誦枉胃試羅厥目管仲之七法箕子之八條鄧析之
竹刑屈原之憲令至李悝法經而名類以分體例何
若凡此皆炎漢以上蕭何之前善讀書者兼讀律焉
有所發明務爲詳著

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令領也理領之
使不得相犯也管子云黃帝治天下置法而不變堯之
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淮南精神訓云神農無制令而
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法黃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
闇魯語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之命官先教養而
後及于刑于是命皋陶作士按此皆三代以上律令之
原也若攷三代遺文甘誓云威侮五刑左傳引夏書曰

策五

五

昏墨賊殺皋陶之刑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法言云唐
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周書王會篇
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
於是爲四方令又書康誥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
殷罰有倫正義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
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
無條求故事之比也按此言是矣然周之法令實始于
文王左傳傳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闕所以得天下也
公羊傳亦言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自周公作周
禮而法於是大備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
贊司寇聽獄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而施上服下服之

學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
徇之於朝書而懸于門閭司約掌萬民之約劑治神之
約爲上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之約次之大約劑書
宗彝小約劑書丹圖士師掌士之八成曰邦洵邦賊邦
謀犯邦令搖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小司寇以八
辟麗邦法附刑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
議賓之辟按此周之盛時所用其後穆王髦荒度作刑
以詰四方故左傳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皆叔世也極言
其流弊也厥後列國亦自造刑管子云周鄭之禮移則
周律廢矣又七法第六注謂則象法化沒塞心術計數

按此七法之目也漢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
教民以禮義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
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爲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
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是以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今
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師古曰八
條不具見左傳定九年鄭駟馱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史
記云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它如左傳襄九年宋使
樂適庀刑器注刑書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七年楚芊
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
同辜所以封汝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遂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此列國之刑

也晉志云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誤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効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佻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逾制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臯名之制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盜誅之臯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此漢律之原也

台錄次錄此對幹之原也

參史盜籍之臯飲臨主良於之新蓋事幹與獄可三篇
治臯各之情商昏受之及飲秦莫承秦賦權同狀幹制
縣幹二獄又以其幹具其賦納長劫被善本論而凶然
晉囚捕二論其頸對據獄對則骨不兼筆對命則獄
圖出善出獄及爲王法之類莫命代盜規盜銀修斷規
少晉志云秦則蕭幹其文版自滕文英相李悝始六篇

海寧陳鱣誤

問天子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具詳崔靈恩謂唐虞二十年一周周四十八年一周王通謂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其說各殊孰爲定論出必以四仲月亦有義與歸格於蓺祖所謂歸者歲四嶽而歸抑六時一歲而歸格於蓺祖何不及禰行造乎禰何不及祖周禮六官巡守有事土訓誦訓職方土方大師大馭掌舍巾車校人司市司儀大行人各帥厥職試按其文祝宗之璋瓚三等覲禮之方明三成凡說禮者一詳言之

策六

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注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正義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及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大行人云十有三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義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爲天子巡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謹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者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

者象歲星一周也今按通典引崔靈恩禮注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又云唐虞二十年一周周四十八年一周皆與鄭注相發明若王通云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無論當時無五嶽之名且一歲徧巡尤爲非制此作僞者心勞日拙也出必以四仲月者白虎通義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逾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易終歸格于祖禰正義引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夏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尙書既云巡守四嶽既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祖禰尚書

作茲祖釋文引馬王云茲禰也白虎通義引書作祖禰說文示部無禰字有者字林所加疑古本作茲或作昵爾雅云昵近也高宗彤日云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是書言考廟及祖廟之明證孔傳訓茲爲文失之矣至王制下文造乎禰不及祖者白虎通義云造于禰獨見何辭從卑不敢畱尊者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周禮六官巡守時所有事者地官土訓誦訓並云王巡守則夾王車春官大史執同律以聽軍聲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同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共出入夏官大馭掌玉路以祀及犯軼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車職方氏掌天下之

圖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工方氏掌土圭之法王巡守則樹王舍秋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儀以親諸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王制又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注圭瓚鬯爵也正義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則用璋瓚故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瓚則用熏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熏是也觀諸侯正義觀禮云爲宮卽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于方嶽亦爲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

問田獵之制以講武肄禮古重舉之易傅王用三驅禮王言一歲三田顧王制國語公羊皆曰三田而左傳穀梁爾雅則云四田數曷爲異名曷爲殊周禮四時田各有主用鄭注大司馬何不釋蒐夏小正十一月王狩月令季秋以田臘或疏其失孰得其宐不合圍不掩羣以廣仁也周書紀武王所獲甚于風毛雨血何邪春秋書狩者幾書蒐者幾成有岐陽之蒐石鼓或出其時乃有謂文王時物有謂宣王時物有謂秦始皇物有謂宇文周物言古文者其臚斷之

古天子諸侯田獵所以除田害供祭祀簡土眾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馬氏依王制爲說王制云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鄭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按王制與國語公羊傳皆合與周禮左傳穀梁傳爾雅不同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遷徙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難穀梁也又釋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淡塞何休之言當以經爲正也又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取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守言守取之無所擇也按鄭不擇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曰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月令云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以田獵以習五戎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鄭注凡田之禮惟狩最備按說者謂與小正不合夫秋冬皆有田臘月令所言自與小正不相侔也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賈誼書亦云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而逸周書世俘解言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

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豨十有八麀
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甚于漢賦所
謂風毛雨血者據孔晁注武王克殷遂總其圃所獲禽
獸然則與孟子言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可以相證也春
秋書狩桓四年鄭莊四年郟僖二十八年河陽哀十四
年西獲麟凡四書蒐者昭八年紅十一年比蒲二十二
年昌開定十三年比蒲十四年比蒲凡五左傳昭十四
年楚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
山之陽正義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
方于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又晉語叔向
曰晉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成王之蒐于岐陽甚著故

策六

五

石鼓之作皆指此時或以爲文王則因始遷于岐或以
爲宣王則因車攻吉日之詩或以爲秦始皇則以其多刻
石然其都皆在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
東臘汧渭之間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
之多魚與鼓文漁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
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
之間其時尚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且詞亦與車鄰
駟職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燕樂天子來嗣王始等語
皆祝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金在平馬定國
斷以爲字文周物固無實據或又指爲周武帝時皆非

也

問虞書同律度量衡漢志黃鐘根本萬事起數之法何
若古以百二十斤爲石今以十斗爲石是權通乎量
也古析寸爲分今積釐亦爲分是度通乎權也古五
度有引而今無權有鈞而今無量之龠變而勺權之
銖變而錢何以計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何以分漢用
黃金何以論斤交廣用銀何以獨盛唐之錢何以最
多開元錢之墓何時而始有字僞黃金之有律也銀
之有鐵胎也錢之有鉛錫也其數之有足陌短陌也
史所記者攷其詳焉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審法度月令曰同
度量平權衡所以齊民情利曰用也漢志一曰龠數二
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起于黃鐘之數
度者分寸丈尺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千二百
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
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
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
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
嘉矣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權者銖兩斤
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
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
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寸爲十八易有八變之

象也按古以百二十斤爲石制祿之數皆用量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如百石千石之類穀長十斗飲酒一斗一石移權于量今以十斗爲石所由起也古析寸爲分說文寸十分也孫子算經十分爲寸自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移度于權矣古五度有引之名爾雅曰引長也權有鈞之名孟子曰舉百鈞自史記封禪書言神明臺度五丈晉書成帝紀言力人能舉千百五斤不曰引曰鈞矣量之龠變而勺古龠勺字通用玉篇酌一作禱是也權有銖之名漢軹家釜銘重十九斤九銖又甌銘重四斤廿銖唐書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案積

十錢重一兩所謂二銖四案卽此一錢之重後人遂十分其兩曰錢矣漢書貨殖傳言黍十大斗是已有大斗之名但用以量麤貨至隋而度量權制一變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令一升稱三兩當令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隋志大業三年改度量權衡竝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也漢食貨志云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不過今時銀價之半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蓋輕金故也唐之開元先有錢文後有年號馬永卿曰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

錢雜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通典云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湖梁孟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按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也自古鑄錢惟一面有字明天啟大錢幕有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僞鑄有律漢孝景中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棄市唐大和三年依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殺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蓋自晉已然隋書食貨志云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

年乃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至末年以三十五爲百矣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金史食貨志云民間八十爲陌爲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陶岳泉貨錄云閩王審知鑄大鐵錢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銚劄董穀碧里雜存云國初至宏治皆行好錢正德時京師交易者傅錢爲板兒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既而南方亦行板兒好錢遂閣不行按今京師猶有以二折一之例呼爲小錢其大錢呼爲老官板兒卽銚劄之遺制也今且嚴典云梁陳郡京師又三其味時問古者務農重穀爲之立官以授時勸相蓋甚慎也少

皦九鳳分職可稽舜曰后稷播時百穀官何以敢名
后穀何以獨舉稷稷本周棄亦稱農師夏有農率見
于何書周有田峻名于何取漢有宐禾都尉稻田使
者耜田令好農使至力田與孝弟同置常員而諸州
皆有田正其制若何齊夫微矣名臣或出其中具載
本傳曷舉其人魏典農有校尉中郎將疇居其官唐
職官有屯田使勸農使制置何地講求掌故者對其
沿革焉

古之王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務本重農所以足國
裕民也左傳鄒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于鳥又
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正義引賈逵之注九

扈甚詳虞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正義
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國語云稷爲
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
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應劭漢百官表注則云后主也
爲此稷官之主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
農能植百穀夏之袞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史記周
本紀云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宐穀者稼穡焉帝堯聞之遂舉棄爲農師夏小
正云農率均田月令正義農率田峻也詩云田峻至喜
箋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漢書百官表云治粟內史秦
官掌穀貨武帝更名太司農屬官有耜田令丞又有稻

田史見溝洫志又宐禾都尉稻農左長見漢印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率意道民焉續漢百官志云凡州所監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凡縣諸曹掾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又其鄉小者縣置鄉嗇夫一人注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蓋漢時嗇夫之卑猶得自舉其職故延爰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鄭康成少爲鄉嗇夫俱見本傳通典云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竝曹公置晉大始二年罷農官爲郡縣後復有之隋煬

罷典農官通攷云涓化二年置諸路提典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天禧初加勸農俄改提點刑獄勸豐使至元時乃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耳

問衣冠旣備蠶織遂興大輅椎輪增華踵事攷六經之文貢者編紵時者絺綌美者錦繡儉者布帛綃見禮記練見周官其餘縑纁紺緇縹素皆以色言不舉其質也秦漢以下始有縑紵綺縠西京有華綾鄭注有白絹名與今同典堪共數然而急就注以紵爲未成布方言以綾爲布之精義復不同則又何說綃訓綃繆紬訓紬釋羅訓網羅緞訓履帖今所行之字殆假借通用與見于爾雅著于釋名臚于急就注于說文

素所攷校者悉爲指陳之

上古艸衣卉服被鳥獸羽皮後世聖人治麻絲以爲布帛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爲章采以成服焉禹貢云厥筐織縞又云厥貢漆臬絺紵說文縞鮮色也紵糲名細者爲絳麤者爲紵詩云爲絺爲紵鄭箋精曰絺麤曰紵說文絺細葛也紵麤葛也秦策云錦繡干純急就篇錦繡緞純離雲爵注錦織采爲文也繡刺采爲文也釋名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繡修也文修修然也說文錦襄色織文也繡五采備也孟子云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釋名布布也有列眾縷爲以緯成之也又太古衣皮女工之始始于是施布帛

法使民盡用之也說文布臬織也帛繪也玉藻云緇衣以裼之鄭注緇綺屬也說文緇生絲也周禮染人云凡染春暴練鄭注練其素而暴之釋名練爛也煮使委爛也說文練漚繪也至于縵縵紺縵縵素皆言其色爾雅一染謂之縵再染謂之縵三染謂之縵郭注縵今之紅也縵絳也說文縵帛赤黃色縵淺絳色論語云君子不以紺緞飾鄭注紺縵黑之類也說文紺帛淡青揚赤色攻工鐘氏云五入爲縵六入爲緇鄭注染縵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爲縵縵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按說文無縵字有纒字云帛爵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纒淺也疑卽縵字又緇帛黑

